



“白河流水日汤汤，直到天津接海洋。”天津大运河由南运河段和北运河段组成，在三岔河口与海河相连，流经静海区、西青区、南开区、红桥区、河北区、北辰区和武清区，纵贯天津西部。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带来商业贸易的繁荣以及独特的天津文化与民俗，也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众多非遗瑰宝。如今，大运河的部分传统功能已逐步退化，但见证了运河两岸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与文化演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仍在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大运河天津段沿线示意图

三岔河口周围的叫卖声陪伴韩冬长大

铿锵吆喝 千段津味「好声音」

市井

韩冬手绘叫卖图。

漕运

田氏家族制作船模。

习武

北仓少练老会。

老会

百忍京秧歌老会。

北运河边的田氏家族世代与船打交道

微缩漕船 忆运河百舸争流

田氏家族祖辈生长在北运河边，世世代代与船打交道，在漕运的年代，造就了田氏家族用船、驶船、爱船，以及制作船模的传统。田氏船模制作技艺创始人田继勇经常跟随长辈出航，在运河上看到南来北往不同模样的商船、客船、官船等，十分好奇，便产生了制作船模的想法。于是，他经常到船上、码头仔细观察，画出不同模样的船型和内部结构图。

自田继勇后，经过第二代传承人田星，第三代传承人田起元的口手相传，田氏船模制作技艺反复磨炼、改进，船模做得越来越逼真，如同河道中行驶的真船。第四代传承人田恩祥是田起元的长子，自幼受家庭制作船模的熏陶，全面继承和发展了田氏传统榫卯镂空雕刻木船模型技艺。几十年来，他制作各种船模200余只，有的被博物馆收藏，有的被爱好者收藏，还为中国京杭大运河纪录片的拍摄，制作了微缩漕船模型，再现了当时京杭大运河漕运发达的盛景。

田氏船模第五代传承人田霞从小跟随父亲学习木工知识，从造型设计、挑选木材、刨木到凿明暗榫、打磨部件，如今，依旧用古法手工技艺制作船模。竖龙骨、安隔舱板、装船壳板、做甲板……前前后后几百个零部件、上百道工序，精益求精的她通常需要耗费几个月才能完成一件作品。

田霞说：“当年的海河渔船和运河漕船都已经消失，我们复制出了古代船模，全部采用仿真制作，严格按照真船的制作流程，比如船桨、船帆、滑轮、绞关、门窗，我们制作的都与真船一样能动。”在田霞看来，仿真船模的魅力在于仿佛再现了当年大运河的景象，一艘船承载的不仅是船模知识，还有源远流长的运河文化。

拳脚功夫 非遗项目近30项

运河养育了两岸村民，逐渐形成了淳朴的民风。受漕运文化影响，武术在此落地生根。目前，天津大运河相关非遗项目中武术类项目就有近30项。

太祖门独流通背拳（苗刀）是静海区的市级非遗项目。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孙金生介绍，太祖门独流通背拳发源于静海区独流镇，兴于静海县城，是天津的本土拳种，展现了静海区的运河文化。

独流通背拳之所以能独树一帜，与独流镇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直接关系。清代，位于南运河畔的独流镇是水旱码头、漕运重镇，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等多条河流在此汇集，南来北往，舟车不断。由于客流繁杂，镇上居民多习武自保，并有机会和南来北往的高手交流。交流过程中，很多名手得到高人的真传、秘传，使独流武术具有了不尚花饰、惟重技击的特点。

受漕运文化和妈祖文化影响，南北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广泛交流，逐渐形成了运河文化带，运河两岸的花会、体育健身组织不断扩大。天津大运河沿岸许多地方早年就有习武会馆、少练会等群众组织，更有武术名家落户。王秦庄少林功力拳便是运河文化带结出的硕果。北辰区王秦庄村位于北运河岸边，当年功力拳师王大友落户，为村民们传授功力拳。

北辰区文保中心业务部部长杜易介绍，北辰区特别是北仓一带是北运河的漕运要道，“因为运河在此处河道收窄，所以运进京城的粮食需在此处从大船上卸下，就地存储，再换小船送进京城。漕运的兴盛带动了镖师、护院等一些职业需求，因此北辰区的青年一直就有习武的风气。比如北仓少练老会，据说登高英雄杨连弟就曾在此会练武，双街有鲍式八极拳，天穆有摔跤技艺，天穆回族重刀，宜兴埠有二十四式通背拳，这几个镇的武术项目都与运河漕运有关。”

鲍式八极拳。



田氏船模。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天津被称作“大运河载来的城市”，195.5公里长的运河沿线孕育催生了津味十足的民俗文化和韵味独特的“活态遗产”。

2项

妈祖信仰和太极拳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6项

国家级

153项

市级

289项

区级

我家就在岸上住

——探访大运河天津段的非遗故事

本报记者 张帆



天津市艺术研究所开展大运河天津段沿线区域非遗项目调研建议 ——

构建非遗动态档案数据库

从去年10月开始，天津市艺术研究所（市非遗保护中心）开展了大运河天津段沿线区域非遗项目调研。调研组重点围绕各非遗主管部门在“运河文化+非遗传承”领域开展的工作、保护传承现状、当代价值和创新性发展等进行调研。其间，大运河丰富的文化内涵、非遗传承人的自信坚守，给调研组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历时5个多月的实地走访，调研组基本上全面、系统地摸清了大运河天津段非遗项目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如何融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活化非遗传承发展。

调研组负责人杨秀玲说：“这几年，天津大运河沿线

一些区域非常重视非遗项目的保护与发展，而且在‘运河文化+非遗传承’方面，采取了不少举措。比如静海区在2022年着力打造‘运河文化轴’精品文旅路线，推出了3条‘运河风光游’线路，用丰富的旅游点位串起运河沿岸源远流长的人文历史，这也是静海区首条国家级旅游精品线路。针对非遗项目，静海区项目保护单位出台了相应的保护措施，例如列入第五批国家级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独流老醋酿造技艺’，在老厂区仍传承着手工酿醋技艺。”

杨秀玲向记者介绍，北辰区在2021年设立了非遗展

示中心，以运河文化为主线搭建特色场景，通过“运河武魂”“医术与艺术”等多个板块让群众近距离接触非遗、了解非遗。运河文化的发展还带动了北辰区花会的繁荣，第二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刘园祥音法鼓会，其属地刘园村紧邻北运河西岸。老会现在共有50余人参与练习、出会，服装道具保留完好，并有新复制的完整的会具一套。

面对丰厚的文化遗产，此次调研发现了哪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杨秀玲说：“超越千年的时空跨度和形态多样的遗产类别，将大运河文化掩盖在厚重的历史碎片之下，不同时期和不同形态的遗产资源叠加交错，使得大运河沿线伴生的非遗整理挖掘工作千头万绪。”

调研组逐步理清了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杨秀玲表示，目前，运河沿线非遗项目缺乏深入挖掘及相关档案数据库建设，对传承发展现状缺乏动态管理；在落实“合理利用”上，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有的项目传承发展活力不足，传承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意识不高。同时，随着自然

环境和文化生态的变化，各项目的传承环境受到影响。“以传统舞蹈中的高跷为例，是天津最具特色的民间舞种之一，有‘文跷’和‘武跷’之分。近几年，各高跷老会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传承问题，突出的是后继无人。高跷不同于其他舞种，其技艺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难度和危险性，很多家长不愿子女从事这项带有危险性质的娱乐活动，有的老会员也不愿子承父业。再就是生活环境的变化，高跷的传承可以说街巷好于高档社区，平房好于楼房；近郊好于市中心，农村好于城市，传承‘土壤’的流失或多或少阻碍了传统舞蹈的延续。”

如何讲好“运河文化+非遗传承”的天津故事呢？杨秀玲说，调研组初步构建天津大运河非遗动态档案数据库，根据非遗项目本身传承发展活力给予重点强化，推进沿线具有一定市场前景的非遗项目保护传承和合理利用。同时，依托大运河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打造天津特色的文旅融合品牌路线；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进行大运河沿线非遗活态展示，不断增强非遗传承活力。 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